**美國共和黨大會落幕之後**

http://udndata.com/images/blk.gif  
張忠棟   
http://udndata.com/images/blk.gif

美國共和黨在汽車城底特律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將於今天落幕，已提名雷根為總統候選人，布希為副總統候選人，表現了空前的團結，對於今年十一月的大選，大有勢在必得之意。

美國的民意如何？從現在到十一月可能發生甚麼重大的變化以致影響美國大選？關於這類問題的討論隨時可見。這篇短文的目的，只想根據過去歷史的發展，就許多人關心的兩個問題略加分析，第一個問題是雷根的勝算如何？第二個問題是假定雷根當選，他在外交上和對華政策上的趨向如何？雷根在大選時勝算如何要想了解雷根的勝算，首須了解美國的若干政治傳統。美國做過一任總統的人如果尋求連任，選民們多半願意給他一次機會，讓他貫澈他的政治理想。自從一九三○年代羅斯福新政改革以來，勞工、黑人、移民和天主教徒都是民主黨的基本選民，相形之下，共和黨的選民基礎一直比較薄弱。自從一九二九年共和黨胡佛政府任內發生經濟大恐慌，以後每逢經濟衰退，美國選民總是偏向民主黨，一定要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他們才考慮選擇比較主張節流的共和黨。諸如這一類的政治傳統，在一九四八年的大選中曾經發生決定性的作用。那年共和黨以紐約州州長杜威和加州州長華倫二人搭配，造成浩大聲勢，與民主黨現任總統杜魯門對抗。事前的民意測驗都偏向杜威，選舉當晚的廣播評論員斷言杜威必然當選，芝加哥論壇報搶先發行號外，也用了「杜威擊敗杜魯門」的大標題，但是第二大全部開票結束，杜魯門卻以超出兩百餘萬票當選。這項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選舉結果，根據事後專家們的調查研究，便是因為許多選民願意再給杜魯門一次機會，因為民主黨的選民基礎並未動搖，反而由於杜魯門的繼續改革有所擴大。同時臨到投票前夕，美國出現經濟衰退，為第二次大戰以來所僅見，這也使得許多選民在驚惶之餘，把票投給民主黨。按照這些分析，如果一九四八年的歷史重演，雷根便得不到選舉的勝利。但是歷史不一定重演，應驗於一九四八年的，今年不一定生效。以卡特和杜魯門相比，卡特除了同樣是民主黨的現任總統，他在其他方面的處境，便是迥然不同。以民主黨的選民基礎而言，這許多年畢竟有了一些改變，至少「堅固的南方」已不再是他們牢不可破的地盤，而且卡特上任以來，和黑人、猶太人乃至勞工的關係都沒有弄好。經濟問題的影響他是一個未知數。以最新的情形看，經濟衰退的情況愈來愈顯著，或者有利於民主黨，但是通貨膨脹是多少年以來的根本問題，卡特政府一直未能作有效的處理，這也是今年共和黨聲勢大振的原因之一。等到投票的時候，兩個問題孰輕孰重，美國選民最後作何選擇，目前實在不易估計。在外交方面，當年杜魯門採行圍堵政策，實施馬歇爾計劃，至少在歐洲方面擋住了鐵幕的伸展，並且贏得西歐國家的一致支持。反觀今天的卡特，他既未能抑止蘇俄的擴強，又失去西歐和日本的信任，最後乃不得不打拉攏中共的險牌，凡此表現，恐怕也不是美國選民所能完全諒解。因此，卡特今年尋求連任的條件似乎不如當年的杜魯門，雷根就有多於當年杜威的機會。探討雷根的外交趨向第二個問題，假如雷根當選，他的外交趨向如何？他的對華政策又如何？關於這一點，我們也不妨從歷史中去找線索。

過去三十多年之中，民主黨有過三次當政的機會，他們應付共黨一般都是採取比較低的姿態，但是最後他們都和共黨發生尖銳的對立。譬如杜魯門政府，他們推行圍堵政策，只是要消極的限制蘇俄的擴張，不是要積極的解放鐵幕，同時他們一面在歐洲扶植反共力量，一面卻有意把亞洲大陸棄置不顯。然而此一低調的政策，並未使美國和共黨的衝突降低，反而是在一九五○年有韓戰的爆發。一九六○年代，甘迺迪和詹森先後擔任總統，他們希望和共黨和平共處，努力於全面裁軍和核子禁試，結果卻有占巴飛彈危機，有越戰的擴大，最後詹森且在越戰結束不易的困境中放棄尋求連任的機會。目前卡特政府的情形亦復相似，他們要和蘇俄改善關係，努力於第二階段的限核談判，然而現在卻因俄軍人侵阿富汗，使他們和蘇俄的關係陷入空前的低潮。

反觀共和黨歷任政府，他們思想上衣般都比民主黨保守反共，但在行動上往往能與共黨謀取妥協，有的時候甚至讓別人懷疑他們是否變更了原有的立場。以艾森豪政府為例，他們的第一任國務卿杜勒斯在全球各地建立反共的協防體系，準備對共黨攻擊作「大規模報復」，甚至表示要「解放」鐵幕，遠比杜魯門政府積極。然而他們和共黨達成協議結束了韓戰，他們一面和我們簽訂協防條約，一面約束我們突擊大陸的行動。一九五六年秋匈牙利發生反共抗暴，革命志士一直等待美國的救援之手，然而眼看著蘇俄上千輛坦克車開進布達佩斯，艾森豪政府始終沒有採取實際支援的行動。一九五九年九月，艾森豪與赫魯．雪夫舉行最高層會議於大衛營，兩人相談甚歡，「大衛營精神」，一時傳為美談。再看尼克森，他的反共保守素負盛名，就是在就任總統之初為了順應民情力圖結束越戰的時候，他採取手段也是以猛烈的轟炸逼迫越共談和，然而從尼克森到福特，他們共和黨政府推行了和解政策，和共黨在巴黎達成了結束越戰的協議，也和蘇俄達成了限核協議。後來越共破壞了巴黎協議，以閃電攻擊席捲越南，他們並沒有及時救援反共的西貢政府，蘇俄和古巴在非洲安哥拉擴張勢力，他們也沒有採取有效的阻止行動。雷根秉持早期冷戰思想話題回到雷根。在共和黨之中，雷根也是保守反共的健將。今年從展開競選以來，他曾經力主加強國防，要在實力上超越蘇俄，他認為第二階段的限核條約美國吃虧太多，主張退回蘇俄重新談判，同時他希望加強與盟邦的合作，爭取盟邦對於美國的信賴。所以雷根所秉持的還是早期冷戰的思想型態，認定一邊是蘇俄，一邊是美國與其盟邦，兩者的關係就是以實力對實力，美國若不能在實力上超越蘇俄，便無法抑制蘇俄擴張勢力的意圖，更不必奢談調和妥協。美國選民近年思想右傾，反俄情緒日增，雷根的這些對付蘇俄的想法顯然受到歡迎，如果他順利當選，大概與此也有關係。假定雷根以保守反共思想以起，他是否以保守反共行動以終，或者如他的共和黨前期人士一樣，反能與蘇俄達成某些妥協，這便要看他未來的實際處境，要看國際情勢的實際演變。進一步分析，無論民主黨和共和黨以何種不同姿態應付共黨，也無論他們所得到的結果有何不同，他們早期都是以整個共黨世界為對象，近期則因俄共和中共的分裂，而俄共的威脅又遠比中共為大，便改以俄共為主要目標，用中共為他們對付蘇俄的籌碼和工具。中、俄共的分裂，早在一九五○年代後期已經發生，但一直到一九六九年雙方在珍寶島武裝衝突，美國才開始全力拉攏中共，所以當時擔任美國總統的尼克森，雖然長年以反共聞名，且與我國有極友好的關係，他仍秘密派遣季辛吉前往北平，造成舉世的震驚。從此以後，美國和中共的關係即不斷改善，經過共和黨的尼克森和福特的政府，再到民主黨的卡特政府，終於在去年一月一日完成他們的「關係正常化」。展望美國對中共的態度至於拉中共制俄共的策略如何運用？應該運用到何種程度？對於這一問題，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中都有兩派不同的想法。一派主張所謂平等對待，或者說是維持等距離的關係，即美國對待蘇俄和中共，應該出於平等的態度，維持相同的距離，不可因為過份拉攏中共，而使美國和蘇俄的關係更加疏遠惡化。持有此一穩健想法的，在共和黨的代表人物是季辛吉，在民主黨的代表人物是范錫。另外一派的主張比較偏激，他們認為美國為了對付蘇俄，應該和中共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必要時並應考慮軍事合作，過去共和黨政府中的國防部長斯勒辛格，目前民主黨政府中的安全事務顯問布里辛斯基以及主管東亞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這些都是主張不顧一切拉攏中共的有力人物。因此，預測今後美國的外交，特別是今後的美國對華政策，還不能只看那一個政黨上台，還要看他們中間的那一派人士具有更大的外交影響力。

在目前雷根的競選陣營之中，也是兩派人士都有，像季辛吉和布希都是比較穩健的人士，像哈佛大學教授派普斯(Richard Pipes)和前蘭德公司研究員皮斯怕瑞(Michael Pillsbury)，他們則基於強烈反俄的心理，公然主張出售武器給中共，與中共建立更密切的軍事關係。展望未來，我們的問題實不在於雷根可能如何改善中美關係，這點在共和黨綱中已經寫明。在這個問題之外，如果雷根當選，用比較穩健的人主持外交大計，則美國和中共尚有一段距離，我們也有較多迴旋運用的餘地。如果替他主持外交大計的不幸是些偏激人士，和現在卡特政府的情形沒有太大區別，甚至使美國更加向中共靠近一步，那時我們如何肆應周旋，便需要昨更多更大的努力。

【1980-07-18/聯合報/02版/第二版】